

史記菁華錄卷二

河渠書

夏書曰禹抑鴻水十三年過家不入門援引夏書妙只隱括其意絕不勦錄其成句陸行載一作乘車水行

載舟逐句變字有意造古泥行蹈堯堯一作橈山行即橋橋亦作樸其制不可強為之說以別九州墮山浚川任土

作貢通九道陂九澤度九山亦逐句鍊字然河菑衍溢害中國也尤甚忽宕一筆是史公文至此方從洪水

獨抽出河來以下皆言治河唯是為務故道河自積石歷龍門南到華陰東下砥柱及孟津維汭

至於大邳入禹貢之文從中插入於是此三十字橫插入去禹以為河所從來者高水湍悍難以

行平地數為敗不襲古法乃斷二渠以引其河至此又從河引出渠來斷分也即北

載之高地過降水至於大陸播為九河同為逆河入於勃海九州既疏九澤既灑諸

夏艾安功施於三代四句頌文為一篇冒頭

西門豹引漳水溉鄴以富魏之河內以魏渠引出秦渠而參其中錯綜入妙而韓聞秦之好興事欲罷

之毋令東伐謀國者以興他人之水利苟已及使水工鄭國間說秦令鑿涇水自中

山西邸瓠口為渠總挈一筆下並步浪北山東往洛三百餘里欲以溉田中作而覺

中字古峭後人往往祖之秦欲殺鄭國鄭國曰始臣為間然渠成亦秦之利也三語婉而多安如此秦以為

河渠書本以志秦漢治渠之利害乃先從大禹治水之源流說入此自是文體宜然非有風刺與封禪書援引不同此段要其字法奇古變化之妙出筆自能古雅

此段自言鄭國渠始末自

成一篇小文

先言魏富河

內于秦又時

著富強卒并

以深惜韓之

失計也

因蚡食邑于

銅河決南注

則鄆邑無水

災故蚡特巧

說周上以致

二十年不塞

歸舊川二句

仍從封禪書

方士河決可

塞一語附會

然莫謂秦無人卒使就渠渠就用注填關之水溉澤鹵之地四萬餘頃收皆畝一鍾六斛四斗
於是關中為沃野無凶年寫出美利贊嘆不盡秦以富強反應卒并諸侯反應因命曰鄭國渠
自河決瓠子後從田蚡案來二十餘歲歲因以數不登而梁楚之地尤甚天子既封禪巡
祭山川因歌中語故入此句其明年旱乾封少雨乾封者乃士荒唐之說耳今引之若固然者諸絕天子乃使汲仁郭
昌發卒數萬人塞瓠子決於是綱提天子已用事亦祠祭事萬里沙地在華州則還自臨決河精勵
想可沉白馬玉壁於河與河神盟令羣臣從官自將軍以下皆負薪實決河是時東流郡燒
草衛俗火耕以故薪柴少而下淇園之竹以為楳楳者以竹漸插決口而以次加密使水勢柔而後下土石也天子既
臨河決悼功之不成乃作歌曰瓠子決兮將奈何歌極古雅漢時人主之才如此況文字乎皓皓肝肝兮
閭殫為河言閭閻盡漂失也殫為河兮地不得寧功無已時兮吾山平吾山即魚山謂饒其石以塞河石日削而
山欲平地吾山平兮鉅野溢魚沸鬱兮栢冬日栢與迫同言魚游巨浸如與天日相近延道弛兮離常流蛟
龍騁兮方遠遊徒筆意歸舊川兮神哉沛乎神而顧之沛安也不封禪兮安知外為我謂河伯
兮何不仁泛濫不止兮愁吾人鬻桑地名浮兮淮泗滿久不反兮水維緩謂久成泛濫漸若安瀾矣
一曰河湯湯兮激潏潏北渡迆兮浚流難二句足上篇意下乃詳言塞河之功而屬意楳石尤切塞長茨兮況
美玉河伯許兮薪不屬言河神雖許我而工用不集可憂薪不屬兮衛人罪即東流燒燒蕭條兮噫草一事

甚言封禪之為益大也。憂民之中，仍寓文過之意，妙甚。

太皇難曉關之可也。足偏天下詳觀水勢，而一語斷之曰：甚矣水之為利害也。善於籠括筆力最大。

漢之計臣有平準令，所以平物力之低昂，而不使畸重畸輕也。史遺因武帝時興利之臣而詳悉其本末。

乎何以禦水。顏林竹分，健石菑。舊說解菑字支離，愚謂斬竹燒石，即竹石之菑耳。宣房塞兮，萬福來。於是卒塞瓠子，築宮其上。勵精之效如此。名曰宣房宮，而道河北行二渠，復禹舊迹，而梁楚之地復甯，無水災。繳應上文。

太史公曰：余南登廬山，觀禹疏九江，遂至於會稽，太皇。太皇之地不可考，皇字或作灋。上姑蘇，望五

湖，東闕洛汭，大邳，迎河行淮，泗濟，潞洛渠，西瞻蜀之岷山，及離碓北，自龍門，至於朔

方，曰：甚哉水之為利害也。余從負薪塞宣房，悲瓠子之詩，而作河渠書。別有頌會

封禪書，極寫武帝荒侈，河渠書，極寫武帝勵精，然其雄才大略，正復彼此可以參

看，非彼絀而此伸也。特採瓠子兩歌，纏綿掩抑，格自沉雄，先輩謂子長所以能成

史記者，亦以當時文章足供撫拾諒哉言也。

平準書

漢興，接秦之弊。先由極弊處引來。丈夫從軍，旅老弱，轉糧餼，作業劇而財匱。使自天子不能具鈞馬之駟，馬毛色均一。天子駕車，而將相或乘牛車，齊民無藏蓋。三句極言上下匱乏。於是為秦錢

重難用，更令民鑄錢。鑄錢一黃金一斤。上一字作準字，解謂萬錢準黃金一斤也。鈔法省禁，而不軌逐利

之民，蓄積餘業，以稽市物。蓄積多則買市物，居之以待貴也。物踊騰躍，米至石萬錢，馬一匹則百金。

之民，蓄積餘業，以稽市物。蓄積多則買市物，居之以待貴也。物踊騰躍，米至石萬錢，馬一匹則百金。

名之曰平準
書與漢書食
貨志相表裏
平準書筆極
古峭齊整字
字不苟
此段言漢初
事簡故取于
下者甚儉亦
為武帝巧取
聚斂張本

此納粟拜爵
之始而實開
端于有道之
文帝豈非萬
世所痛惜哉
然其時實有
不得已者以
封國既多天
下之經費出
息甚寡也

馬乘 天下已平高祖乃令賈人不得衣絲乘車重租稅以困辱之以前賈人饒孝惠

高后時為天下初定復弛商賈之律天下初定資其然市井之子孫亦不得仕官為

吏此句直穿至桑宏羊孔僅之流所以量吏祿度官用以賦於民而山川園池市井

租稅之人自天子以至於封君湯沐邑皆各為私奉養焉不領於天下之經費此四

言官用吏祿之外皆不仰給於民漕轉山東粟以給中都師官歲不過數十萬石

至孝文時英錢益多輕漢初名乃更鑄四銖錢錢其文為半兩令民縱得自鑄錢

前但言令民鑄錢今又加故吳諸侯也以即山鑄錢富埒天子其後卒以叛逆鄧通

大夫也以鑄錢財過王者故吳鄧氏錢布天下而鑄錢之禁生焉利權歸于下其弊

禁匈奴數侵盜北邊屯戍者多邊粟不足給食當食者是募民能輸及轉粟於邊

者拜爵輸者但輸之于爵得至大庶長賣爵一大庶長二千石孝景時上郡以西旱

亦復修賣爵令賣爵而賤其價以招民其流益下及徒復作又於爵外得輸粟縣官

以除罪贖罪益造苑馬以廣用馬乘而宮室列觀興焉益增修矣此句暗渡至今上

即位數歲漢興七十餘年之間總叙漢興以來見祖宗培養元氣匪國家無事非遇

水旱之災民則人給家足都鄙廩庾皆滿而府庫餘貨財京師之錢累巨萬貫朽而

先極言物力
富威因及于
上下驕淫而
後繼之以喜
功好事之臣
開邊邀賞天
下騷動財匱
勢絀然後使
心計之臣得
投簡而售其
商賈之智而
前言自愛而
畏法先行義
廉恥相冒法
嚴令具又所
以著人心世
道之升降也
中間只用物
威而衰固其

不可校太倉之粟陳陳相因充溢露積於外至腐敗不可食

史記有極省處有極不省處各有其妙此段形

容富足累粟百千言極不肯省而古氣洋溢噴湧不可一世真大手筆

眾庶街巷有馬阡陌之間成羣而乘宇牝者儼

而不得聚會

此小段獨詳馬乘與起處應

守閭閻者食梁肉為吏者長子孫

史世守其職

居官者以為

姓號

此足上句正見世守之實

故人自愛而重犯法先行義而後綴恥辱焉

引入風俗之美既富方穀不其然乎

當是之時網疏而民富役財驕溢

法網疏濶富民因役使貨賄以為豪暴也

或至兼并豪黨之徒以武斷

於鄉曲

數句專言富民之驕暴

宗室有土公卿大夫以下爭於奢侈室廬輿服僭於上無限度

數句言封君鄉士之奢僭先言民而後及於上者以上之失教已久也

物威而衰固其變也

過峻

自是之後嚴助朱買

臣等招來東甌事兩越江淮之間蕭然煩費矣

財滿則好大喜功此武帝痼疾也專言其臣為上諱耳

唐蒙司

馬相如開路西南夷鑿山通道千餘里以廣巴蜀巴蜀之民罷焉

看其逐段句法變換

滅朝鮮置滄海之郡則燕齊之間靡然發動及王恢設謀馬邑匈奴絕和親侵擾北

邊兵連而不解天下苦其勞而干戈日滋行者齎居者送中外騷擾而相奉

終孝武之世極

為天下煩苦者征匈奴一事也故以上三段陪出此段此段

百姓抗弊以巧法

前云江淮巴蜀燕齊此云天下中外文甚明劃法極整齊

計日絀

胃武力進用法嚴令具興利之臣自此始也

痛悼之言韻致整錄

變也八字過

上已詳開盛

為致困之由

此段仍從伐

胡起而又加

養馬一事針

路過清

言富足累累

百十言不已

今言疲困亦

累累百十言

不已筆力詳

贍而又諫古

班范輩所遠

不及也

天子為伐胡威養馬特詳馬乘亦之來食長安者數萬匹馬既卒牽掌者之卒關

中不足乃調旁近郡此輩又仰而胡降者皆衣食縣官不給天子乃損膳解與四亦

鈞不能具出御府禁藏以贍之其明年山東被水菑由開邊至養馬更加民多飢乏於

是天子遣使者虛郡國倉廩以振貧民傾所蓄以猶不足逐層又募豪富人相貸假

尚不能相救乃徙貧民於關以西及充朔方以南新秦中新秦中乃朔方七十餘萬

口衣食皆仰給縣官此一輩又數歲假予產業即後世開使者分部護之處其生冠

蓋相望其費以億計不可勝數於是縣官大空總勤一筆而而富商大賈或蹕財役

貧積財利役轉輸百數廢居居邑即積貨買賣廢者出貨封君皆低首仰給冶鑄煮

鹽財或累萬金而不佐國家之急暗遞入卜黎民重困於是天子與公卿議更錢造

幣以贍用鑄錢三至而摧浮淫兼并之徒意在削是時禁苑有白鹿造幣而少府多

銀錫造白金自孝文更造四銖錢將變錢法從至是歲四十餘年從建元武帝以來

用少縣官往往即多銅山而鑄錢民亦間盜鑄錢不可勝數錢益多而輕物益少而

貴健句兜有司言曰插入有司之意為古者皮幣諸侯以聘享金有三等黃金為上

白金為中赤金為下今半兩錢法重四銖半兩錢之法其而姦或盜摩錢裏取銘以

以下皆極意

侵牟商賈以

厚國故先以

富民之橫引

起

此段者孝武

變錢法之制

至為詳盡文

亦極古雅雖

諷誦之似難

於上口足以
備西京之掌
故故特錄之

此等制度當
考食貨志以
釋之不宜臆
為之解
變錢法以握
利權其意勤
矣而利之所
在走死如驚
而上不能窒
其源者心計
短于償人也
于是幸用賈
人以治賈人
而天子亦商
賈矣世變至
此可勝嘆哉

卜式之為人
蓋精于心計
而堅忍強力
之流范蠡白

質重故姦民磨錢益輕薄而物貴則遠方用幣煩費不省乃以白鹿皮方尺以下詳志錢幣
制緣以藻績為皮幣直四十萬王侯宗室朝覲聘享必以皮幣薦璧然後得行此第一等
重幣惟禁苑所有利權不得歸于上矣又造銀錫為白金又為少以府所饒以為天用莫如龍地用莫如馬人用
莫如龜健筆提得整故白金三品其一曰重八兩圓之其文龍名曰白選直三千次等重幣以皆
銀錫為之欲抑銅以壞私鑄也二曰重差小方之其文馬直五百三曰復小橢之其文龜直三百令
縣官銷半兩錢更鑄三銖錢文如其重筆法甚佳謂三銖錢即以此三銖為文也盜鑄諸金錢罪皆死而
吏民之盜鑄白金者不可勝數饒不能禁其有也絕倒之筆於是以前東郭咸陽孔僅
為大農丞至此不得不用賈人以治賈人矣領鹽鐵事桑宏羊以計算用事侍中總握利權為天子權貨耳咸陽
齊之大煮鹽孔僅南陽大冶皆致生累千金故鄭當時進言之由言長者可惜當時宏羊雒陽
賈人子以心計年十三侍中漢法初抑商賈最嚴後尚不得推擇為吏今乃致位三公矣故三人言利事析秋毫
矣

天子乃思卜式之言前式以家財助邊而不求官為公孫宏所劾先召拜式為中郎
爵左庶長賜田十頃布告天下使明知之初卜式者河南人也方入卜式傳第一層以田蓄為
事親死式有少弟弟壯項叙極潔式脫身出分妙字法獨取畜羊百餘胸有成算田宅財物盡予

主亞也。小用之則足以富其家。大用之則足以霸其國。許子將所謂治世之能臣。亂世之奸雄。正為若輩勿輕看之。對使者言曰。白自道身分。此即抵過一篇。自薦表也。是時原有責對贈罪二例。故使者枚舉以問式之意。徒欲以奇節高行收位公卿。不欲以實郎小就。故時創此異想。觀下不願為郎。句心事了然。然卒以耐其志。可不謂奸雄矣哉。千古富人中善用

弟式入山牧十餘歲。羊致千餘頭。堅忍戮力實大作用人買田宅。而其弟盡破其業。先欲借弟以自顯

式輒復分予弟者數矣。難事數字更難是時漢方數使將擊匈奴。卜式上書願輸半之半。縣

官助邊。陡然尋出頭天子使使問式欲官乎。式曰。臣少牧不習仕宦。不願也。亦與鼎俎飯牛之對畧同

非謙詞也使問曰。家豈有冤欲言事乎。式曰。臣生與人無分爭。安分式邑人貧者貸之。德

二不善者教順之。三化頑所居人皆從式。此語幾與舜之三式何故見冤於人。無所欲

言也。使者曰。苟如此。子何欲而然。式曰。天子誅匈奴。愚以為賢者宜死節於邊。有財

者輸委。居然有宰相度然其嘗上益巧矣如此而匈奴可滅也。此句仍投上之所急所以入之至深使者具其言入以

聞天子。以語丞相宏。宏曰。此非人情。不軌之臣不可以為化。而亂法。宏處此真有大臣之畧與議郭

解罪同意不可看壞。願陛下勿許。於是上久不報式。數歲乃罷式。既不報又式歸復田牧。好是

忍不可歲餘會軍數出。渾邪王等降。縣官費衆。倉府空。其明年。方遞入第三層貧民大徙。皆

仰給縣官。無以盡贍。卜式持錢二十萬予河南守。以給徙民。著數絕佳若此時再上書則拙矣河南

上富人助貧人者籍。式只為此耳。豈當須臾忘仕宦哉。天子見卜式名。識之曰。是固前而欲輸其家

半助邊。誦之成片妙知乃賜式外繇四百人。徭同役也如式又復盡予縣官。此只是

蓋自然是時富豪皆爭匿財。唯式猶欲輸之助費。良賈之智天子於是。以式終長者

財者呂不韋
卜式兩人而
已

語本無甚奇

特要亦前人

唾餘只是言

之適當其時

故妙

成皋天下積

粟之區式以

輓漕功第一

故云將漕最

最上者也

卜式逢漢武

之惡始以利

進歸為撲忠

及致位三公

而又欲稍有

利權以自媚

于百姓史公

特下一語曰

上由是不悅

卜式蓋觀其

後之所不悅

者而知其前

之所以悅者

矣豈非以利

故尊顯以風百姓直倒接乃思卜式之言一段初式不願為郎畢呈上曰吾有羊上林中欲令子

牧之田式之辭郎必仍以願歸式乃拜為郎布衣屬而牧羊意中又歲餘羊肥息上過

見其羊善之式曰非獨羊也治民亦猶是也我不知此語式懷之幾以時起居惡者

輒斥者毋令敗羣宜情殷熱上以式為奇二拜為奇拜為緱氏令試之緱氏便之此是式真

遷為成皋令將漕最上以為式撲忠三拜為齊王太傅意殊未饜齊相卜式上書

曰不得不出頭臣聞主憂臣辱南越反臣願父子與齊習船者往死之真說得撲忠可天

子下詔曰四卜式雖躬耕牧不以為利有餘輒助縣官之用詔書雖重後截然必從

于式者今天下不幸有急而式奮願父子死之雖未戰可謂義形於內免轉賜爵關

內侯金六十斤田十頃式志耐布告天下與前以風天下莫應列侯以百數皆莫求從

軍擊羌越絕至耐少府省金而列侯坐耐金失侯者百餘人怒其莫求從軍故假微

結怨于眾乃拜式為御史大夫以資致位三公者漢初一人而已式志至此始必耐

也甚矣感焉式既在位見郡國多不便縣官作鹽鐵器苦惡賈貴或彊令民賣買之而船有

算商者少物貴乃因孔僅言船算事船有重稅故民不樂為商上由是不悅卜式將

前四次愛式一
筆反照出來

之言微而旨顯令讀者恍然自悟所以為史之筆平準之法創以田牧之富輸助公家令天子終不能忘情于富民者式啟之也史公先詳下式後及宏羊而以式與宏羊不相能結之深心卓識早為隱憂豈僅文章絕世哉

元封元年卜式貶秩為太子太傅而桑宏羊為治粟都尉領大農盡代僅筦天下鹽鐵卜式未來而桑宏羊元用及卜式見絀而宏羊益專世變可觀宏羊以諸官各自市相與爭物故騰躍而天下賦輸或不償其餽費餽費即舟車廛市之稅乃請置大農部丞數十人分部主郡國各往往縣置均輸鹽鐵官令遠方各以其物貴時商賈所轉販者為賦而相灌輸置平準於京師都受天下委輸鹽鐵二物人所不能一日無他物則時貴時賤但就其物貴時即徵其意如此所謂不加賦而用足千古召工官治車諸器皆仰給大農大農之諸官盡籠天下之貨物貴即賣之賤即買之天子為大賈人矣如此富商大賈無所牟大利則反本而萬物不得騰踊又偽以重本抑末平價便民之美名為屬階至今為梗可謂浩嘆故抑天下物名曰平準天子以為然許之始結平準題目於是天子北至朔方利源既饒侈心益肆用東到太山巡海上並北邊以歸所過賞賜用帛百餘萬足錢金以巨萬計皆取足大農古人之效如此千古人心計小而宏羊又請令吏得入粟補官及罪人贖罪賈人至此方大貴重令民能入粟甘泉各有差以復終身不告緡以粟之多寡為免徭役之差他郡國各輸急處而諸農各致粟山東漕益歲六百萬石此教倉也京一歲之中太倉甘泉倉滿以上細分四款而總計成於是邊餘穀諸物均輸帛五百萬足民不益賦而天下用饒此千古計

晏呂惠卿之徒祖述不休得溫公天地生財止有此數不在官則在民一語點破而其談稍息仁人之言其利溥學者不可不知也

歷叙夏商以來利源之所漸開利權之所以漸并如掌上螺紋精細可數人但知史公之疎宕奇橫處而不知其鎮密之妙有非後人所能夢見者

爵左庶長黃金再百斤焉暗以宏羊之寵逗起下式好手法是歲小旱上令官求雨結語之妙真下正獨絕千古

式言曰縣官當食租衣稅而已此縣官稱天子也漢人多有此語今宏羊令吏坐市列肆販物求利

烹宏羊天乃雨語快絕矣出卜式之口更快

太史公曰農工商交易之路通史家文體而龜貝金錢刀布之幣興焉所從來久

遠自辛高氏前尚矣靡得而記云故書道唐虞之際詩述殷周之世安寧則長庠序

先本絀末以禮義防於利事變多故而亦反是安寧即無事無事者不好大喜功自尋事做也並不謂世運治亂此中多

少回互須看是以物感則衰時極而轉一質一文終始之變也質文二字只借以禹筆鋒所向處是

貢九州各因其土地所宜人民所多少而納職焉禹之於利金非細羅天下湯武承弊易變使民

不倦各競競所以為治而稍陵遲衰微殷周或時與季世齊桓公用管仲之謀通輕

重之權徼山海之業以朝諸侯用區區之齊顯成霸名魏用李克盡地力為彊君齊魏

富彊實括充之所由開然一則業山海富彊實括充之所由開然一則業山海自是之後天下爭於戰國貴詐力而賤仁義

先富有而後推讓故庶人之富者或累巨萬而貧者或不厭糟糠有國彊者或并羣

小以臣諸侯而弱國或絕祀而滅世以至於秦卒并海內此段承上極言其相推相激之勢而終之以秦并海

內言其利之盡歸一家自此始也文勢激宕之甚虞夏之幣金為三品或黃或白或赤或錢或布或刀或龜

文章最妙在
相間處一段
廬陳一番淡
宕文之為道
畢矣

陸中翰義駁
謂吳殺子胥
賜以鴻夷而
投之江范蠡
功成之後亦
取鴻夷自號
蓋居安思危
惜子胥以自
惕也兩人才
力伯仲之間
幸則為少伯
不幸則為子
胥其得免于
鴻夷之況亦

貝。以上又只就金幣上廬列一番是文章緩勢及至秦中一國之幣為三等。指秦并海內但言秦而不及漢手法都好黃金以
鑑名為上幣。銅錢識曰半兩。重如其文。也所鑄之款式也識音志為下幣。而珠玉龜貝銀錫之屬
為器飾寶藏。不為幣。然各隨時而輕重無常。於是外攘夷狄。內興功業。此正言武帝却不出提妙
海內之士。力耕不足糧餼。女子紡績不足衣服。極言其流幣困苦之狀正如本書烹案羊一語作爰書耳却更以宕筆淡
淡收之妙絕古者常竭天下之資財以奉其上。猶自以為不足也。無異故云事勢之流相
激使然。曷足怪焉。遇應一質一文終始之變意

越世家

范蠡事越王句踐。既苦身戮力。

早伐長男見苦為生難

與句踐深謀二十餘年。

伏欲遣少竟滅子之本領

吳報會稽之恥。北渡兵於淮。以臨齊晉。號令中國。以尊周室。句踐以霸。而范蠡稱上
將軍。還反國。范蠡以為大名之下。難以久居。又伏三徙成名且句踐為人。可與同患。難與處

安。為書辭句踐曰。臣聞主憂臣勞。主辱臣死。昔者君王辱於會稽。所以不死。為此事

也。今既以雪恥。臣請從會稽之誅。

巧于立說

句踐曰。孤將與子分國。而有之。不然。將加誅

於子。語便不情范蠡曰。君行令。臣行意。六字可為忠經總持乃裝其輕寶珠玉。自與其私徒屬。致富之本

自不可少總不肯便歇手

乘舟浮海以行。終不反。於是句踐表會稽山。以為范蠡奉邑。

落得體面范蠡

幾希耳極此
解殊妙附錄

之
范蠡既以為

大名之下難

以久居又云

久受尊名不

祥而終不肯

一舉一廢逸

老終老舍富

而更求富避

名而則成名

是何其好勞

而惡逸知散

而仍不忘聚

耶豈真其才

有餘然難靜

息如千里之

驥不行則病

浮海出齊。變姓名自謂鴟夷子皮。耕於海畔。苦身戮力。父子治產。此仍用此四字妙居無幾何。致產數千萬。何苦紛齊人聞其賢。以為相。范蠡喟然嘆曰。居家則致千金。居官則致卿相。此布衣之極也。久受尊名。不祥。再伏乃歸相印。盡散其財。以分與知交鄉黨。而懷其重寶。又不肯間行以去。止於陶。以為此天下之中。交易無有之路。通為生。可以致富矣。何苦復於是自謂陶朱公。復約要父子。耕畜廢居。候時轉物。逐什一之利。居無何。則致貲累巨萬。天下稱陶朱公。偏又受朱公居陶。生少子。時明劃少子及壯。而朱公中男殺人。囚於楚。朱公曰。殺人而死。職也。然吾聞千金之子。不死於市。富翁托大告其少子。往視之。乃裝黃金千鎰。置褐器中。載以一牛車。且遣其少子。朱公長男固請欲行。朱公不聽。長男曰。家有長子。曰家督。自負不少正恐其少今弟有罪。大人不遣。乃遣少弟。是吾不肖。自負能肖其父是一腔欲自殺。其母為言曰。今遣少子。未必能生中子也。而先空亡長男。奈何。朱公不得已。而遣長子。一片苦心知矣。為一封書。遺故所善莊生。曰。至則進千金於莊生。所聽其所為。慎無與爭事。誠之不極。明白。長男既行。亦自私齎數百金。至楚。此念雖急於為弟然已不甚信其莊生家負郭。披藜藿。列門居甚貧。然長男發書。進千金。如其父言。上二句從長男眼中看出此

此段用帶叙
帶議論筆法
關後人無限
法門韓歐四
家多摹倣之

從封錢府既
起奇文固為
莊生反覆之
安然即使突
然下赦令而
中男得生吾
知朱公家督
其人者亦必
向莊生索還
故物終必死
其弟而後已
也若僅以為
封錢府悞之
則絀矣
莊生不過豁
刻之士矯節

莊生曰可疾去矣慎無留即弟出勿問所以然莊生誠之又未嘗不明長男既去不過莊生而

私留以其私齎獻遺楚國貴人用事者不但視莊生如無人并亦視其父如老賸不曉事矣莊生雖居窮閭然

以廉直聞於國自楚王以下皆師尊之提法精采及朱公進金非有意受也欲以成事後

復歸之以為信耳故金至謂其婦曰一筆隨手補家中事敘甚此朱公之金如有病不宿誠後復

歸勿動言苟卒然不諱亦必歸之而朱公長男不知其意以為殊無短長也筆力縱送如意莊生見問時

入見楚王言某星宿某此則害于楚楚王素信莊生曰今為奈何莊生曰獨以德為

可以除之楚王曰生休矣寡人將行之王乃使使者封三錢之府蹴起奇波楚貴人驚告

朱公長男曰意外之喜可以坐受私賣一驚字描盡王且赦曰何以也曰每王且赦常封三錢之府數

金私賣博得報一虛信可憐昨暮王使使封之朱公長男以為赦弟固當出也徹夜無眠輾轉打

金虛棄莊生無所為也乃復見莊生願不得面莊生驚曰若不去耶長男曰固未也

初為事弟弟今議自赦故辭生去索錢巧說莊生知其意欲復得其金曰若自入

室取金長男即入室取持去真老辣獨自歡幸求得可憐此時又打算回家與落其父誇耀其弟許多見識可知莊生

羞為兒子所賣乃入見楚王曰臣前言某星事王言欲以修德報之今臣出道路皆

言陶之富人朱公之子殺人囚楚其家多持金錢賂王左右故王非能恤楚國而赦

立名之流難
以聖賢之事
期之田光以
燕太子一言
之陋隘脫自
到以為長者
為行不使人
疑況以廉直
聞于國之人
無端為兒子
所嗤薄其能
忍乎且殺人
者死中男本
有當死之罪
亦非莊生以
私憾戮之想
莊生之為人
好示煥奇以
為節使非可
謬以情戀者
故朱公以千
金一擲勿問
所為籠罩之
若可直告以
情則無事紛
紛矣

此是真話不
覺自已說出
乃以朱公子故也楚王大怒曰寡人雖不德耳奈何以朱公之子故而

施惠乎令論殺朱公子明日遂下敕令朱公長男竟持其弟喪歸此時獨自歡幸至

其母及邑人盡哀之唯朱公獨笑曰吾固知必殺其弟也竟生以殺弟之罪妙彼非不愛其弟

顧有所不能忍者也此種骨盲本非教誨可革是少與我俱見苦為生難故重棄財然朱公又每

難者至如少弟者生而見我富乘堅驅良逐狡免豈知財從來故輕去之非所惜吝

前日吾所為欲遣少子固為其能棄財故也又問當時何不早說明若早說明則長男

有難礙而長者不能卒以殺其弟再言之事之理也無足悲者吾日夜固以望其喪

之來也竟說出在此故范蠡三徙成名於天下此一故字統承能非苟取而已所

止必成名重言之歸卒老死於陶故世傳曰陶朱公

以陶朱公家務終越世家有味哉其言之也夫天下未有不能棄而可遂其欲得

之情者也當日樵李連兵夫椒再舉其一片雄心早已吞姑蘇而籠泗上矣乃其

苦心焦思非但不敢觀於吳而并不敢有其越非但不敢有其國而并不敢有其

身與其子若女此能棄之極也棄之極而後所取者乃百十倍於向之所失而不

啻操右券以責之償耳朱公長男少有恠惜不惟殺一弟而并乾沒私費之數百

伏此一段為
篇末陳王故
人生色

鴻鵠是一鳥
若鳳凰然非
鴻雁與黃鸝

曰不當立曰
數有功愛士
卒則未嘗不
依附於細常
魚德之問也
曰多聞其賢
曰楚人憐之
則未嘗不深
識夫人心向
背而聚志成
城之效也草
間有如此人

金庸奴誠敗乃公事使越用斯人其亡久矣此附傳之微意也

陳涉世家

陳勝者陽城人也字涉吳廣者陽夏人也字叔二人並提與他處合傳不同陳涉少時嘗與人傭

耕輟耕之壟上悵恨久之曰苟富貴無相忘國家無事之日而有此等田間悵恨之人大是可憂收羅豪傑者不可不知

傭者笑而應曰若為傭耕何富貴也陳涉太息曰嗟乎燕雀安知鴻鵠之志哉悵恨太息

只是二世元年七月發閭左適戍漁洋九百人屯大澤鄉陳勝吳廣皆次當行為副語

屯長會天大雨道不通度已失期失期法當斬敲之于不陳勝吳廣乃謀曰合今亡

亦死舉大計亦死等死死國可乎連下四死字此陳勝曰天下苦秦久矣吾聞二世

少子也不當立當立者乃公子扶蘇數明吾聞或聞或以為扶蘇以數諫故上使外

將兵今或聞無罪二世殺之百姓多聞其賢未知其死也亦頗有經緯非莽夫項燕

為楚將數有功愛士卒楚人憐之或以為死或以為亡今誠以吾眾詐自稱公子扶

蘇項燕為天下唱宜多應者聽度得妙吳廣以為然乃行卜卜者知其指意曰足下事皆

成有功然足下卜之鬼乎此令其假托鬼神舊註非是陳勝吳廣喜念鬼曰暮此教我先威眾耳

乃丹書帛曰陳勝王置人所罾魚腹中卒買魚烹食得魚腹中書固已怪之矣著此